

建造师

C O N S T R U C T O R

2010年5期



张洹



张洄

通往明天的希望隧道

他是享誉全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创作了一系列与性别以及日常题材有关的行为艺术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作品曾倍受争议，他也因此而成名——他叫张洄。

盲流艺术家：忍常人所不能忍

张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行为艺术家。20世纪90年代，前卫艺术受到了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们开始意识到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他们一无所有，身体成为表达个人自由唯一不受限制的媒介。唯有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艺术家最能够有主导权。所以，行为艺术也自然而然地从80年代的令观众震惊逐渐过渡到个人的体验和感受。

其中，在北京的东村，张洄和几个行为艺术家在他们的家中或者周围地区，创作了一系列与性别以及日常题材有关的行为艺术，是这段时期中国行为艺术的代表。这个时期的艺术强调通过自己特定的身体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关系，表达对生存状态的感受。他们更加自我，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心冲突与

和谐。在这里，被“肆虐”的身体的“承受”似乎成为了一种对自由的享受和消遣。

张洄从1992年开始在北京东村从事艺术活动。1993年，他的第一件行为艺术在中国美术馆的西侧院实施，张洄将一个装满红颜色和一个被肢解了的玩具娃娃的罐子打碎，他自己的身体和重新组装好的娃娃都沾满了红色。由于作品太过直观，实施的难度比较大。之后，他开始摆脱80年代行为艺术的影响，转向对个人情感体验的体验。他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冲突和身体、心理的承受力。

“日常状态下的人们最容易被忽视的日常时刻正是我创作的原始资料。比如说，当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每天在床上休息、工作、吃饭、上厕所等等。在这些日常的活动中，我们发现了最接近人性的东西，有关人的事物和人的精神的最根本问题，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张洄逐渐将自己看作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试图在行为艺术中展示普通人生活中的侧面。

1994年，张洄创作了他的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十二平方米》，在这个行为艺术作品中，张洄



坐在一个村庄的公共厕所里长达一个小时，全身赤裸，涂满蜂蜜和油以吸引苍蝇。通过体验对身心痛楚的忍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确定性进行质疑。其结果是，忍受痛苦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人身体的承受力，也诠释了在粗陋环境中生活的普通人都拥有的尊严。

同年，张洹还在他的工作室创作了行为艺术作品《65公斤》。在这个作品中，张洹用十条铁链将自己的身体吊在离地面三米高的房梁上。当张洹的身体被吊起来后，“护士”开始从他的身体上抽血，血一点一点地滴在一个医用的大白盘子里，盘子的下面安装了一个电炉，滴到盘子里的血很快被灼热的盘子烤焦并散发出难闻的血腥味，这样大约足足滴了250毫升。张洹的身体被吊得麻木，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坚持了一个小时，他的身心高度集中，他真正地体验到了何为忍耐力。

1995年，张洹与其他行为艺术家合作了行为艺术史上著名的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在北京妙峰山区的一个无名山包上，张洹等11个全裸的男女按照体重的顺序，从下而上以3、2、2、2、1的人数层层“裸叠”，最重的人趴在最下面，最轻的伏在上面，身体叠罗为1米的高度，为无名山增加了1米。他们力图用自己的身体来重新探讨人与人、人和自然以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探讨生命本源的存在关系。

此外，90年代张洹的行为作品，还有他在切钢

机附近横躺，火烫的钢粒打到他赤裸裸的身上和脸上，在嘴里塞满蠕动的蚯蚓，让它们里外自由爬行。这类作品并不是面对观众完成的。但是当人们从张洹表演的照片、录像和文字描述去感受时，人们足可以想象到艺术家的痛苦过程。从而也不得不钦佩艺术家张洹那惊人的毅力。应该说，张洹之所以能够成功也的确是忍了常人所不能忍，但是成功不只仅仅要靠个人努力，成功还要靠机遇和运气。

1998年，机会来了。由著名策展人高名璐策划的“蜕变与突破：华人新艺术”展中，张洹的行为艺术作品《为鱼塘增高水位》被选为展览目录及媒体宣传封面，这让张洹得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纽约到处可见印有其行为作品《为鱼塘增高一米》的海报，他那具有震撼性的观念作品逐渐得到了全球艺坛的关注。

各地美术馆邀请张洹前去做行为表演，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行为艺术作品《我的纽约》，作品中张洹赤裸裸地把生牛肉做成肌肉的形状裹在身上在街头愤然行走。《我的纽约》出现在各大媒体和画册的首页。就这样，好运如奇迹般降临在张洹头上，纽约八年，这个曾经的北京东村盲流艺术家，取得了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功。

2005年，在中国经济水涨船高的情况下，张洹决定回到国内。他放弃了朋友众多的北京，选择了上海，并建立了一个数百人的工作团队。回国之后，他逐渐开始创作雕塑和装置作品。开始从关注自我

逐渐转向关注社会、环境和公益事业上来。

2010年5月,在北京佩斯画廊开幕的个展《放虎归山》,是张洹首次呈现以生态平衡为表现题材的展览。展出的作品主要用的是香灰作为媒介,张洹凭借探讨数千年来人类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生态间的抗衡,为观者带来震撼和感悟。此次,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希望隧道》是张洹推出的又一个社会公益项目。展馆呈现的是被汶川地震摧毁的火车残骸、变形的轨道,以及火车从事故地点辗转西安、上海再到北京的纪录片。

水果访谈:与张洹面对面

水果 为什么把这个展览叫“希望隧道”?

张洹 原来想叫“109隧道”,后来还是叫“希望隧道”。其实我觉得叫“109隧道”可能更好。不过,我觉得展览的名字不是太重要,“109隧道”可能更实际,更有“报告文学”的感觉,而“希望隧道”则有点散文的感觉。

水果 你不断地强调希望观众能够从展览当中看到希望,但是我看到这个展览以后,并没有那种“希望”的感觉,而是有一种比较沉痛的感觉。

张洹 其实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如果能从沉痛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如果内心有希望的因素在里面,那就可以升华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无论如何都体验不到,所以我希望这个作品能够有一种升华的效果。

水果 作为一个艺术家,以地震作为素材可以有很多方面,为什么会想到去保护一个火车的残骸?

张洹 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在“109隧道”,这个隧道的概念给我印象很深,有很多想象力和时空的感觉在里面,我们能够联想到一些故事,所以它很感人。地震中可能有很多房子倒塌,但那对我来说产生不了灵感。而这个隧道的概念,很有意义,而且这是整个地震中唯一的一辆火车出了事故,它具有唯一性。

水果 展览完了之后,这个火车怎么处理?

张洹 展览结束后,会针对这个作品组织一场拍卖,不管是谁来收购,我都希望能够回到四川本地。因为这个作品的价值没法估量,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一个灾难的见证者,我们不能用价值衡量,所以我也给它定了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想多一点资金回馈到受灾群众。

水果 从你一开始做行为艺术作品,到现在的“希望隧道”作品,好像你的作品越来越注重环保、注重公益、注重和谐。

张洹 我觉得这可以简单地描述成“自杀”和“他杀”的过程。这是佛教的说法,佛教在讲述一个杀人犯和一个自杀者时认为自杀比杀人犯在来世的罪过更大。其实我年轻时,内心很想成为一个杀人犯,但是面对各方面的力量太大,理性告诉我,

做不到,所以把这个巨大的力量就返回到自己身上,就做了行为艺术。现在回过头来考虑,觉得人更应该珍惜父母以及这个世界所给予你的一切,不能轻生,更不能放弃,应该积极主动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这种转变跟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那时的自己太自我了,父母都不认,朋友也不认。现在是年龄大了,生活环境也变了,有孩子、有家庭、有员工,这么多人要吃饭,都要考虑到,都要面对,自然而然也就过渡到这个阶段了。可能有一天我又会什么都不管了,自己去享受自然,享受孤独的状态。

水果 我记得你之前的作品《放虎归山》是关注环保,这次的作品又有点公益的性质在里面,你关注东西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方面。

张洹 我更关注人类,我们的人类到今天经历

